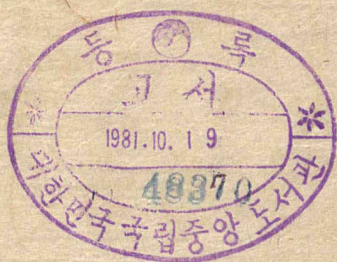


書
序
跋
禱
著

上
梁
文
祝
文

懶齋集
秋

48
40
46
3



懶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五

書

上旅軒先生

問目 答辭附

上旅軒先生

問目

上旅軒先生

問目

上允相國之源

古 3648
240
46
3

懷齋集
答沈判書悅

與金安邊世濂

上崔訥齋

與金梅園

答金梅園二

與金溪巖玲

答金以承是楹〇二

答金孝徵二

答金而栗致寬

答張經叔應一〇二

與金子亮羽汝涵

與金德承慶長

答金受而焦權宅甫

答金受而

答鄭亦顏四勿

與金重玉尚玉

答雷伴送靈雨

答莊提督應會

寄機兒二

寄坂兒

寄諸兒

寄博梓兩兒

寄梓兒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上旅軒先生 壬子

拜違後已浹一旬伏未審道體動止際茲若何
悅道厠迹門下殆將十餘年尋常日用之間無
非妙道精義之發而昏愚無狀不能尋究其萬
一今又世故推遷憂患汨沒未能朝夕左右穩
承親切之誨揆諸古人從師千里之遠而爲之
依歸者寧不汗顏私自反躬愍然繼之以浩歎
也伏祝爲道加護慰此瞻慕

上旅軒先生問目 甲寅○時先生并遭

內外艱○答辭附

父母喪同日合窆發引當何先後而下棺時亦何先後邪

答葬如先後其期則先輕後重常禮也若同日發引則似當尊喪在先下棺亦如之

題主陷中書式據儀節則當書曰明故某而今人或有書有明朝鮮故某云當如何書邪

答陷中之題我國人以有明朝鮮故某書之者以別於中國也或於朝鮮下有國字

按家禮小祥設次陳練服而退溪先生答西川
君問目有正服不可變之說然則禮所謂練服
者指何服而言邪今人於正服上只去衰負版
辟領澣濯其服而服之此可從之邪若以正服
不變之說而觀之則澣濯亦似未安未知何以
爲之邪又按儀節註練服中衣之承衰者也所
謂中衣卽今正服裏所著之衣乎正服旣不可
變則家禮所謂練服亦指中衣而言邪所著中
衣今已弊綻欲爲改製無乃未安邪

時

以下練制

答練服乃練中衣也正服則不練但練時正服升數稍細則古人亦必用他布製之而裹負版辟領皆在所去矣今人只見練服之文以爲正服當練遂澣舊衣而仍之者甚非矣中衣之練亦宜用他布改製恐非未安也

儀節有練冠葛帶繩履之文今人並可依此行之否

答服旣練之則冠必用練非所疑也帶履易以葛繩禮亦然矣第未見今人之用之者蓋有之矣而未之見邪伏願廣問于精博之人而用之

期無憾於自致之地則幸矣國俗喪禮固多疎
脫而或習常不能自別又或貧窶不能辦得者
例且因循惟在僉孝侍隨時酌宜從俗而無甚
妨於義理則從之亦豈不可乎且行衆人之所
不行至於駭俗則可懼亦不可不慮也

上旅軒先生 已巳

萬里歸來伏聞軒車向立巖有日未審撼頓之
餘道體願養若何秋來水石清絕又得賢主人
與之周旋伏想玩物適情之趣日益超勝世間
至樂此外復何求邪區區不任歆聳之忱悅道

鯨波木道歷盡無限艱險獲保性命而還始知
人之死生夷險自有前定者存而亦當日一言
之賜有以警發而動忍之也早晚方謀趨候伏
乞以時衛重副此遠慕

上旅軒先生問目庚午○時先生遭淑

人喪

亡妻葬時不可無告文而家禮遣奠告辭中永
訣終天四字今人多用之者依此用之無妨否
答遣奠告辭末終天二字不合用於妻喪只當
曰茲焉永訣如何

題主則世俗稱以亾室某郡某氏此是合禮否
當如何書之邪

答題主隨俗稱亾室似未爲不可但於某郡上
隨夫職有邦典之稱此則須當隨時書之不爲
例邪

告文則世俗稱以夫某官姓名此亦合禮否題
主祝文中如昭告尊靈等語似不合用當如何
書之邪

答妻喪凡事夫皆主之則告事之文稱夫姓名
自當然矣但不須言其官職無乃可乎題主告

文中昭告之昭字不須書尊靈之尊易以明字如何

按家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又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旣曰父爲主則凡祭奠等事似皆主之而且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云所謂爲主者但指拜賓一節而不及祭奠等事邪

答父常總領家事故有喪亦主之拜賓卽其大節也

今望日欲設練祭告文當如何書之邪

答家長告辭曰日月不居奄及練期悲悼之懷

不自堪任敢以清酌庶羞奉陳祥事此乃鄙家
亾室練時所用故寫送

期喪家長告辭當依練時所用而但奄及下當
曰期祥而常事改曰祥事邪

答日月不居奄及周歲期制有限悲悼不堪敢
以清酌時羞奉陳祥事此亦鄙家妻喪時所用
告辭膳上可用則用之

祥禫後不撤几筵仍行朝夕上食旣聞命矣上
食時當止哭而朔望亦不哭邪家長過禫則不
參朔望饋奠有弔者則喪者當依三年喪受弔

之禮邪

答祥後上食乃權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朔望同焉若家長參之未爲不可亦不必參也如鄙人耄病者不能參矣凡受弔者家長也家長旣除喪則復何有受弔之禮乎若切親喪初來欲拜几筵則心喪子弟泣謝可也

喪者冠用黻布網巾亦用黻布爲之邪鞋則著繩屨否

答冠用黻布巾亦用黻似乎可也屨用繩亦宜邪

禪事當卜遠日爲之否告辭亦如何書之邪
答十五月之內或丁或亥擇其可用之日爲之
如何告辭則用以月及十五奄是禪辰期制當
終悲悼不任敢以清酌時羞茲奉禪事如何

上旅軒先生

辛未

南還不多日自龜智伏承下賜書追悼菊慰愈
久而愈摯所以眷眷於存歿間者僂同家人父
子奉讀再三不覺感涕自零節屆初冬伏惟道
體動止若序康福悅道自遭割體之痛踣涼迷
茫不能自鎮近纔脫職還鄉而門閭依舊容範

無復可尋天顯孔懷之痛人孰不切而情地慘
毒豈有如悅道者乎且禮月已過營窆無期悲
咽不可盡達仍稟亡兄喪柩因水路下來銘旌
未免霑濕經夏之後塵霾色淪不堪用今於襄
事時欲改備以書未知於禮不大悖否自餘儀
節從當躬進面稟餘伏祝道候加護答書改書
無妨

上旅軒先生問目 壬申○時先生遭長

子喪

悅道當初兒喪承訃塞外初暮已迫而尚未經

葬過葬後欲爲脫服未知如何祭時欲略敘之
敢此仰稟

答凡服未葬則雖過月數姑留之葬後始除禮
也略敘之詢未知欲伸慈懷於亾胤邪古人告
死之文不煩孔聖哭鯉之辭無傳延陵季子瘞
子亦略此可驗也然慈情所極何可禁抑哉
亾兒神主當何以書之邪

答無傷題粉面但題曰亾子某名神主陷中則
明朝鮮故秀才申某字某神主

亾兒葬時題主及虞祭不可無告辭告者以何

入書之邪

答凡一家之喪家長主之當以父告子之辭爲之不舉父名如延陵季子埋子之辭其例也

上沈相國之源

春序將暮伏惟勻候動止萬福悅道頃奉一書上瀆高明乃蒙台慈還賜手教惠以臘劑各種撫存勤厚自惟無狀何以得此感悚交至無以仰喻悅道宿病沈綿朝夕待盡而時運不幸天災時變疊見層出草野寒遠之人猶不恤緯况台監佩國安危憂傷之念庸有旣乎伏願閣下

謀所以清化源革流弊者使天地交而陰陽和一國之民均受其賜則豈獨平日掃門者之幸也安恃知遇之恩冒昧至此只增慚懼餘祝加護鼎食以慰瞻仰

答沈判書悅○辛巳

自夏徂秋下書連及三復懽然悅若親承謦效仰認盛眷因知攸謝天高氣清伏惟台候節宣神相萬福悅道田野疎踪猥忝分憂病纏政拙公私狼狽只自日夕憂惶而已輒有愚懇仰塵崇聽伏惟垂察焉竊見嶺東一帶木綿不產每

歲徭役率以海產兌換上納而江陵以北距京
不遠商旅絡繹貿遷有無猶可以正木措納三
陟以南道路險遠京商不通故因其土產以麻
布代納至若本縣則道路之險商旅之阻甚於
三陟而并與麻布而至貴民之所賴以供役者
卽負魚鱉攀鳥棧艱關貿販於嶺南安東奉化
豐基等邑而該邑亦非木鄉也每秋貿花於數
百里外排比成織不過五六升常木本縣之民
擇其中升數稍細織品稍密者倍價貿納木品
之麤劣勢所必至而民力之凋竭亦可想矣雖

在常年例納之時已有困頓難支之慮况今年則上司關飭不啻截嚴尺數升品比常年倍加如歲幣正木則一匹所入直當常木四匹遐遠殘民竭力拮据僅僅備納而色吏以實納之不足已出月利添補云其言雖不可信而台諭以木品麤劣即議崢嶸爲教則該吏所謂正木之見退添補亦似無怪而其餘貢木之無弊見納未可必也蓋本縣應稅之役比他邑倍艱而况今數載亢旱之餘又值連日早霜之災登場已迫掛錄無望闔境嗷嗷莫保朝夕鶉衣菜色逐

日哀訴于縣庭前頭濟接便同無麪之不托前
所謂日夕憂惶者此也若於此際上納又從而
見退則子遺殘喘勢難支保分散四出之外無
他道理豈非仁人君子之所可矜憐者乎惟閣
下濼忠而善恕之勿拘新令依前準捧則環一
境翳桑之鬼得延須臾之命而如悅道者亦可
免居官不職之罪矣妄恃眷遇煩溷至此竢罪
竢罪餘伏祝台候順序益福

與金安邊

世濂

夏間惠復辭意鄭重况承良誨感慰交并秋序

垂盡伏惟令撫字動止珍福區區傾逆不能自
已悅道居官不職連值大無政荒財匱賑救沒
榮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也仍念本縣土瘠
而民貧惟以販賣魚鹽爲業雖豐年樂歲公私
需用專靠於嶺南而嶺南比又告歉此路亦絕
弊縣顛壑之憂日甚一日了無可救之術也近
聞關北一帶秋事大稔比他道爲最云千里販
糴古人所戒而立視其死實所不忍近方廣議
殘民鳩得木綿若干同以爲輸送元山換穀賑
飢之計而但元山關北水路大都會也南方實

船一時輻湊穀價騰踊勢所必至而賈販入手亦未可知須得官力周旋然後可免遠民失利之慮且貴府以屢豐之餘無捐瘠賑救之患則秋糴耗剩不過爲備後儲置之資誠能以有而易無以緩而濟急使東海一勺水得霑涸轍之命則其於同胞共濟之義尤當何如也事非干私義在救急惟令公之加之意也未涯奉展第切瞻悵

上崔訥齋

丙子

天寒歲暮瞻慕倍切伏惟窮律令體動止珍衛

悅道入都未幾旋移薇垣艱虞溢目報效無路
愍縮不知所措時事近因完城建議送小譯于
奴穴出來後崔又陳劄請遣信使 上從之廟
堂又爲贊成開初將遣信使朴曾云言之痛心
旣忝言地不可一向泯默方與許沈諸公逐日
論列而微誠未格萬無回 天之望此將柰何

與金梅園

玉山之拜穩承清誨迨今歆豔若有所得潦雨
浹旬未審道體保無損節否區區仰慮食息不
置悅道到處滯雨今纔還巢重添暑濕貼席叫

苦憫憐柰何相距僅一宿而止每擬一造高軒
薰陶德義而俗務牽掣願莫之遂夙宵耿耿徒
切嚮違之忱餘祝爲道加護以副遠望

答金梅園

去秋自無何伏承俯惠書推借過盛勉諭諄悉
有非愚陋所敢承當至今惶汗跼蹐不自安也
自夫山頽之後公私之痛愈久愈深吾黨前頭
之責吾丈恐不得辭焉及此閒暇日親經書大
肆力於古人事業使旣墜之緒得以復振不至
湮沒則豈非斯道之幸邪秋涼伏惟靜養道履

衛重悅道來寄峽邑實副病願而疾病侵尋俗
務牽縛不能隨分看書其亦終焉而已柰何就
南格菴卽此邑人也悅道嘗聞其名而未詳其
始終今來得任斯文有後狀行者而觀之其學
識之超卓造詣之精澂足可並駕於前賢而世
所稱數學特其餘事耳萬曆癸酉鄉人立祠而
俎豆之壬辰火于兵不克重建至辛未營立廟
宇于蒙泉泉乃格菴平日棲息之所而去格菴
衣冠之藏不遠也時屈力綿近纔告訖將以今
九月上丁奉安而設施節次誠有不敢以自專

謹此別錄仰稟幸逐條示破以完大禮如何任
斯文所著行蹟非不詳盡而猶不無疎漏處曾
知此老周旋於貴邑文獻之場必有傳聞之實
可徵於後來者并賜隨聞詳教亦微顯闡幽之
一端未知如何

答金梅園

不自意伏承珍翰洽當一晤願生錄嘗有一見
之願今蒙委示尤荷盛眷第念悅道受氣虛薄
自少多病重以行役之勞喪禍之慘榮衛外銷
心神內鑠及此衰暮一味沈痼雖得長生久視

之術其於鼎器已破追補無路何哉惟思策勵
衰懶求古人所樂而玩索焉勉焉孜孜粗收晚
聞拙修之功而立志不固輒爲俗物所撓奪恐
終無聞而死耳崔監司令公奄捐館舍長德碩
望世豈易得傷痛之懷想吾丈同之也

與金溪巖岭

中夏盛熱伏惟道候神相悅道病臥官次專廢
職事未知古人爲貧而仕者亦如是邪其於自
己分上了無毫毛著力處尋常書冊之工亦一
切放下虛負前後獎勉之意祇增愧赧弊縣聖

廟自經兵火實多未安節拍祭服等物亦無形
樣近方有意修補而必須參考於文獻之鄉可
免失禮之歸茲遣儒生別錄仰稟貴校應行節
次及祭服制度詳賜錄示如何儒生卽尹時衡
邑之秀士也一二酬酢之間可知其爲人矣只
祝益懋大業以副遠誠

答金以承是楹

積違雅範方切懸情忽承珍翰鄭重如獲一款
况審新營別業於仙遊亭畔使高人行止不離
泉聲嶽色之中自不覺清風逼人却憶三十年

前與晚悟先兄棲息仙亭過了三數月泉石之
勝幽閒之趣未嘗不往來于心今承所示尤不
禁愴舊之懷而依然坐我於松風澗壑中也今
雖老矣既有山水舊分安知不更躡仙踪得酬
疇昔未了之債也邪兄則入山深矣天崩地坼
固無所恤而如悅道者曾從海槎薄遊燕都山
河依舊文物異昔每一念及只自潛焉出涕從
今世慮都灰亟欲縛得數間茅屋於荒閒之濱
杜門却掃以畢餘生而乾沒已甚百事敗意浩
歎柰何未涯奉展臨紙增悵

答金以承

歲暮思想倍苦忽奉情訊仍審動止珍衛感慰
難量悅道衰病殘懶無一善狀且當邑誌撰集
之役率爾下手卒業無期亦一憫感處也貴門
諸賢當次第入錄而苟無文蹟可據藥峯行蹟
只以退溪先生往復詩篇書填殊甚疎略如有
狀碣中可採入者從便錄示俾完是役甚幸

答金孝徵

兒來承拜華翰宛對隔年顏面信后多日不審
兄履起居何如悅道來此僻鄉實副素願而宿

病轉痼伏枕叫痛尋常酬應之外不得對案開
卷茅塞日甚浩歎柰何本縣士林爲南格菴立
祠而位版無可題之人兄旣有一枉之意若及
此時戾止倍生光輝勤企勤企

答金孝徵

前後俯惠書辭嚴義正譴責備至此正古人相
規之義也悅道雖迷劣寧不知感第其所論於
人言有不能相悉者切欲開陳所懷而往復之
際易欠和平且當士論攜貳之日使同門共尊
之議終不歸一豈不重爲外人所笑哉以是含

忍度了矣今又滿紙所教愈往愈激使人有可
驚可駭逃遁不得者惶汗悚縮罔知所以措躬
然原其所以致此則不過曰移奉論議之矛盾
也慰安文字之取舍也悅道請一陳其槩惟尊
兄平心而恕究焉年前尊兄之主論吳山追享
也悅道在嶺東未及與論然以先師尊慕治隱
之心同堂合食孰敢曰不可而第念巖齋我先
師晚年講道之所則實晦老之玉山也退翁之
陶山也一丘一壑咸被昭光後生寓慕惟在於
斯上下相望之地旣無壘設之道則寧或有歎

於追奉之節不可闕享於遺芬之地嘗聞長老
言晦老始祠西岳移奉於玉山退翁亦有易東
追享之論而竟以陶山敦定是豈高下先賢而
然哉蓋以所重在此義理不得不然爾且獨如
先師字於新位者於舊位大有所未安故適因
宋璨玉之來間略有所酬答非直爲自立已見
也及夫議定告由之日玉山諸友請文於悅道
而衰廢不敢當使之奉請於兄其間取舍當日
主事者之責非悅道之所敢知也向來文字事
今不必呶呶強辨而魯林始事之初士林之風

色何如區區所陳不過知舊間相愛之誼非有
它意也追享時奉安文字一則曰有接其傳曰
惟旅軒一則曰天挺真儒自得之學淵源授受
之際措語自相矛盾故偶因言端微示其意而
亦不能明言者蓋已施重大文字不必妄自抉
摘故也是果一毫髮鬚於隔壁聽之論乎至若
數十年前玉山諸友貶薄說話未知所言之如
何而彼獨非我先師門下人乎雖尋常酬酢間
必不當有如此口氣設或有之彼自妄耳於悅
道何關此不過悅道平日言行不能見信之致

而吾兄責人之道亦已甚矣嗟乎吾輩今老白
首矣義理無窮人見各殊雖或有意見不合處
惟當平心而處之況此斯文大議非一家一人
私事尤當虛心察理勿求己勝然後可以鎮不
齊之口而敦莫重之禮朱子所謂不必得爲在
己失爲在人者正吾輩所當相勉而服膺者也
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答金而栗致寬

夏間辱賜左臨顧此無狀何以獲此感戰已
秋氣乍涼伏惟尊體動止萬福懸慕區區不能

自任悅道喪禍餘喘疾病侵尋有何向上進步之望邪只自憐悼仍念尊丈山林日長味道超勝所著圖書諸篇實有發前所未發者天之所以窮餓困苦或者有意於此也悅道固嘗一再看過而自已分上了無實見得不敢僭爲之揄揚頃見柳季華兄則浚服精詣之見不可使泯沒而無傳云此則無待於後世之子雲而已得取信於一世矣然必須就正於大人先生然後方可爲傳後文字秋間當造洛上爲尊丈先容焉夏乞益加撥贖之工精之又精俾得卒業幸

甚

答張經叔應一

日者委翰悅對積阻顏面仍審清秋侍履萬珍
極用仰慰悅道病伏官次又值大無憂焦度日
柰何刊役專由貴倅之殫誠事將就緒斯文之
幸梓板近得措辦而多有不可用者又陸路轉
輸事多難僂不得已船運於兄江要得永慶士
友轉運之助而其及時抵達未可必第切慮仰

答張經叔

孟夏向執懸想如渴意外獲拜情翰憑審動止

萬重又承憲府 召命仰慰且賀悅道衰病日甚長伴枕褥苦悶苦悶西行高明之見何不自決而有此謬詢邪妄料 東殿郊迎時病未趨參勢則然矣而 召旨新下又未趨 肅揆以義分尤有所未安况昔疾今愈有何嫌礙惟願夏加審量毋失進退之義幸甚

與金子亮 羽 金汝涵 養

卽因僂到憑審僉尊履珍重傾慰區區曾見經叔書聞易學圖說淨寫已完實出於諸長老用意之勤至令人歎服悅道在此遠地未得趨參

於校勘之末追惟平昔覆育之恩祇自痛泣而
已文集修正亦不可失時儻卽哀聚完畢斯文
之幸可喻悅道忝守僻邑實符夙願而感傷風
土宿病添額又值凶歲餓殍相望憂惱難堪柰
何柰何相距絕遠奉拜靡由臨紙馳情第切瞻
悵

與金德承慶長

昨書想已關照矣卽惟侍奉起居珍福金烏之
會未知何以處之邪悅道知慮短淺本不能料
事當此斯文大舉病不能趨參大有乖於同室

之情
之義只自杜門自訟而已惟望僉尊平心徐氣
務歸至當不必攬眉努眼與之角勝重爲斯文
之羞未知如何

答金受而無權宅甫

卽惟庚炎愈起居珍衛傾逝區區悅道恆苦疾
病無一善狀柰何道內事前承察訪文惠復正
合謬見三復歎賞繼而得上舍文抵金仁同別
紙論議公正不渾流俗尤令人敬服及聞士林
因永陽事端以今望日約會於甕泉必有可聞
說話望須詳示以破聾瞽如何摯伏窮廬無由

奉敘引領向風馳想增劇

答金受而

頃承惠復滿紙縷縷似不能洒然無病一慰一
恨今又奉情帖一病字幾至消磨而猶有所未
盡者幸須一切除祛以副區區之望悅道蒲柳
早衰疾病侵凌臂痛吐血之證一併作苦極憫
方修輯縣誌而藥峯遺稿只是詩篇而無行蹟
可據可歎先大夫行蹟亦當依示載錄第此事
必經信筆然後可以傳後顧此瑣瑣者又何足
爲輕重也邪永陽一邊人辭氣太銳反欲脅制

榮人未知榮人將何以爲答邪忠烈祠通文有
曰吾東方士論無右於嶺南而今以此事一道
攜貳有若冰炭之不容非徒斯文之不幸抑亦
濶失兩先生傳道教誨之本意云此豈非吾黨
之濶羞邪惜乎無由以此聲效於諸君子也

答鄭亦顏四布

我先生廟享係是斯文莫重之舉今世雖無就
正之地而亦當廣詢博訪於士林間以求至當
之歸上稟朝廷而行事則異論何自而生乎
而吾文獨自擔當可不之間曾不畱難似非臨

事慎重之道也及其并享之後亦當鎮之以靜
勿爲紛爭而又不善調劑以至此極上以累我
先師下以貽羞吾黨處事之失誰任其咎言念
及此令人氣塞每欲仰稟於左右而路遠無由
今始陳告切須恕其狂僭而俯諒焉

與金重玉尚珽

謹問此時侍外諸况何如僕長在沈呻中悶苦
悶苦地主因方伯之令以聞韶事蹟當作一屏
風趁今到縣之時造作鋪張云真盛事也尊先
世詩文曾爲裒錄失於丙子之變詩文之可合

作屏者萬年松題詩并書送如何

答雷伴送靈雨

不自意伏承老爺手書下存惶恐隕越不知所
以措躬也卑職等來畱登地今已十餘日督府
知府及海防道之見官也以至諸司之赴宴謝
宴以各日行禮例也而中因呈文辨誣等事拖
過多日近又爲文都司所拘執踪踏方物徵索
土產令其從人日夜相守使不得措其手足如
是而雖欲奮身前進其可得乎昨已仰陳委折
于督府而迄無批下牢鎖孤館第切懇縮之私

今承縷縷下示所以矜憐而指教之者若是周
曲卑職等相顧感泣益仰大君子愛人以德之
意也當此諸軍門侵責四至之日顧恤小邦無
如我老爺解紛釋難亦在我老爺伏望垂德惠
以終始之通告于上司各衙門得免差官之攔
阻毋致玉程之稽滯豈不感甚幸甚

答莊提督應會

竊詳示諭滾仰老爺顧恤小邦欲爲省費之盛
意第皇嗣誕降乃是天下之大慶而遣使頒
諭又是屬國之至榮 詔勅順賚與否下邦陪

臣不敢擅便伏惟老爺酌宜裁處

寄畿兒

離洛之後音信難憑思戀不可言秋氣甚熱汝
慈候及諸兒俱安邪吾今廿三抵箕都將以廿
九乘船而舟楫堅緻篙工亦得善手乃李承旨
昔年帶行者必無渡海之虞但汝輩多病是所
關念十分善攝以副吾意可也讀書則詩書論
孟中從可讀者勤勤勉勉以搜索旨義為主兒
輩亦令熟讀史記毋令有闕至佳古人年過十
五凡事皆責以成人汝則今將抱子矣修身鍊

業之外如課農御家等事皆是職分之所當務
豈可如童稚之時而全不畱念邪必須除去懶
惰麤粗之習提起勇往力行之意心志庶有所
立而不至昏昧矣且待人以誠事長以禮是汝
三字符也凡此數語汝能一心服膺常如在吾
左右比及明年相對可以免舊時伎倆勉旃勉
旃汝於程文專不習熟宜思勤勵做讀自然長
進不必汲汲於進取之塗反失其前所得者矣
毋以我言爲尋常益加體念是所望也

寄璣兒

前在平壤及椴島連付二書於狀 啓之僂未
知得見否吾十二日入椴島十六日泊石城島
廿三日到廣鹿島海路過半而時免風浪之險
又無疾病之乘若遇順風數日內可達登州滾
以爲幸但家鄉杳邈音信無憑思之殊庸惘然
然人生履險自有前定只得任之而已回期當
在來春間勿以爲慮多少錄在別紙須體余至
意毋作伯魯之簡也

我旣遠行爲子弟者不空閒漫出入且不可
參會飲燕樂之處

汝輩學業未就是吾日夜關念處須獎率羣
弟勤勵講習

讀書須要專心著意以通旨義爲務則自然
長進否則無益矣古人云讀書有三到三到
之中心到爲上此言須空佩服

汝等性懶常以遊放爲伎倆如是而寧有長
進成就之望也須十分體念做去以慰遠想
如修身御家待人事長之道前書及之并須
體念

寄坂兒

雨水連旬不止未知喪行何以得達遠念益苦
吾縻職在外不得與論營窆凡節辜負吾兄何
至此極南望痛哭而已西邊賊退之後黃都督
龍來鎮椒島方略布置非如文龍之比要與我
國合勢賊來則水陸並攻云耳

寄諸兒在南漢圍中時

牢鎖圍中憤懣無聊近因南來人得聞嶺中義
論方張伯氏亦已倡師云今人意思差強兄弟
同入死地殊可慮念然因此而得遂敵愾之忱
誠幸矣不幸而遭顛覆之患一門同作義魄不

猶愈於苟生乎近日和議紛紛如吳達濟洪處厚以敢言被譴又以申恂擬望銓官見罷時事從可知矣柰何柰何吾前月遞正言方以騎郎隨行 駕後既無言責竟不得一言匡救上負國家下負公仲氏公私俱可慟也

頃於圭姪還未克詳悉所懷然到此家事有不能恤 宗社之患迫在朝夕此將柰何和議牢不可破 國書昨已渡江生丁不辰遭此罔極在今處義只有一死以報而已父子之間不可無一語相及蒼頭歸茲付數字

寄博埜兩兒

書來知安甚慰前年宋璨玉來問不知巖新位
版之說吾答以吳山不知巖相距密邇且舊位
版前面書先師字與治隱位版有異人多以爲
未安吾意亦然移安舊位版未爲不可云矣厥
後聞金參議以別造新位版奉安爲宜云此是
斯文大舉顧此衰廢何必自立已見邪夏思之
先師并享吳山積有年所今忽移安則分奉之
際似爲未安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以此言之則
金參議之言亦不爲怪然公議旣定通告道內

之後似難移易幸以此意更議於誠彥僉兄也
奉安告文吾病矣且獨當未安答書以請於金
參議非惟吾私分固然其尊賢重事之道不得
不然耳

寄埜兒

近狀何似痘警可慮而絕不相干雖近無患矣
大學若讀十餘日可以慣誦而聞已中輟可知
汝頽惰益甚更須奮勵勤讀體念余意可也通
計一年所讀不滿數卷如此而欲望其成就不
亦妄乎汝於家事頗周密又能嚴御奴隸云可

惺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慰然家務固當檢飭而偏著則有妨實工奴隸
亦當駕馭而過當則恐傷恩愛須要參量處之
可也

惺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懶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六

雜著

拜門錄

懶齋說

序

送黃子由序奉使日本序

送申通判望久弘望赴完山序

跋

書旅軒先生贈言後

書順天朴氏譜牒後

仙槎誌跋

蔚珍鄉約跋

聞韶誌跋

先王考悔堂先生師友錄跋

奉先祭儀圖式後識

上梁文

東洛書院上梁文

鏡光書院上梁文

聞韶客舍上梁文

葛山精舍上梁文

祝文

竹邊祠祈雨文

三方山龍淵祈雨文

祭漂海使臣文

祭大海神文

祭天妃神文

祭三山島神文

洛峯書院奉安文

常享祝文

吳山書院告由文

東洛書院奉安文

涑水書院告由孫月城君文

常享祝文

蒙泉祠常享祝文

祭立巖山神文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拜門錄

丁酉秋先生來訪先君子於陶巖余以童子趨
隅而拜先生教以正坐

癸卯先生蒞本縣每朔望謁 聖雞三鳴已到

鄉校諸生祇迎杏壇下謁 聖訖坐明倫堂與

諸生行相揖禮訓長及諸生以次前坐童蒙又

次之先生與之講論經旨諸生有未曉者反復

教誨有質問者酬答如響語音洪暢一坐傾聽

余以童蒙挾冊坐席末仰見先生氣象渾厚威儀嚴整令人肅然有畏敬之心先生爲政以明倫善俗爲務對諸生則教之以敦孝弟主忠信遇父老則勸之以力農桑勤賦役民風士習庶幾有不變之漸不幸蒞任五箇月遽爾棄歸邑民未克蒙至治之澤惜哉時有 聖廟之變先生率諸生哭于廟庭退處私次屢呈辭狀 朝廷不許遂投印徑歸士民遮道不得挽立碑頌清德銘曰莫清者冰莫潔者玉嗚呼我侯冰清

玉潔

辛亥春拜謁于南山先生下階迎之余惶恐納
拜既就坐奉先人書以進因畱侍二日竊見先
生每早起盥洗整衣冠儼然端坐几案必正動
靜有常晷刻不廢看書及其接人笑語溫溫一
以恭謹爲主侍坐終日雖未有諄諄之教令人
肅敬非僻之心自不敢萌焉第三日辭退先生
手答先人書因教曰此有不知巖齋又有吳山
書院後日從容相聚可也

壬子秋先生車馬到龜智鄭洗馬四震自永川
來候余畱侍二日以親瘠辭歸經年未得進謁

甲寅壘遭大故先生致書慰問勉以無死葬時
及練制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

丙辰九月先生姊氏任僉樞夫人棄世先生聞
訃卽至望哭而入旣入號哭不絕聲銘旌初以
淑夫人書之先生命只書本貫姓氏蓋僉樞非
實職故也及葬先生躬臨營辦情禮備至僉樞
素無嗣夫人養從子景尹而景尹以本家獨子
故不得爲後先生命於笏題以從子景尹奉祀
書之而喪畢入廟時僉樞內外神主以正位奉
安至其子孫親盡後遞遷爲空云余稟問是禮

有所據否答以義起且以稟議於寒岡先生爲
教

丁巳冬與仲氏進謁于南山崔正言戚叔現已
在座矣翌日先生命駕不知巖兄弟陪往畱侍
二日先生下示五言一絕令各和呈不知巖在
洛江東畔當流陡起如砥柱可坐五六人上有
斷麓平衍而不甚高卽巖齋主山也西拱金烏
東揖遊鶴十里長汀明沙浩渺乃洛江第一勝
地也昔有進士徐盛年居之生涯只一張琴一
漁竿云鄉人爲先生構小齋厥位面陽冬月恆

暖齋西有臺臨江環以松竹槐柳雖盛夏涼氣
逼人先生有時靜棲或經旬月每春暖秋清攜
冠童臨流逍遙或駕舟浴沂觴詠而歸恍然有
浴沂氣像

戊午仲冬拜謁于不知巖袖進金孝徵書先生
覽訖因言孝徵慎重人也畱侍二日講質心經
疑義時爾瞻輩謀廢國母完鰲二相相繼竄
逐先生聞之憂形于色金上舍渠來言完平謫
在驪州戶長家織席爲業戶長妻死指揮治喪
云先生笑曰以領議政治戶長妻喪於戶長則

侈矣其於世道何一日暮先生散步松壇余獨
侍立先生爲誦鰲柱擎天安帖鰲傾柱折柰
天何北風吹送囚山雨雨未多於我淚多之句
曰此挽鰲相詩而不知誰所作也其傷時慷慨
之意形於辭氣之間

己未夏與仲氏來謁于善山元堂畱侍十餘日
先生下示所著易學圖說仍教曰今人開口便
說理氣其知理氣分合之義乎仲氏對曰理非
別物爲此氣之所以然而在此氣之中自不相
雜而亦不相離旣知其不相離又知其不相雜

則庶不悖於分合之義乎先生曰古之聖人說理氣既寡又未有分理氣爲言者蓋析而分之者名目之設也合爲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因其名目之分而遂以爲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是各自爲本雙立並行於宇宙之間也理豈得爲氣之理氣何得爲理之氣哉余進曰誠如下教則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真所謂二而一一而二者先生曰然仍稟弔禮賓入靈座前哭再拜而出喪主哭而出次西向拜賓不敢當哭而暫避俟其哭畢進前致慰喪主致

答辭又再拜賓乃答再拜而出且弔內喪非親戚及平日升堂拜者不敢入靈座前旣通名喪主於殯外西向哭而俟賓入庭前向靈位北面哭又東向進喪主前先致慰喪主哭再拜賓不答拜還北向位哭訖而出敢問此與家禮不同何也答曰此開元禮也又問世俗未有行此禮者何也答曰世俗不閑習而然知禮者自當如是又稟姪之父自立祠堂云者謂親兄弟生而異居豫於其地立齋以居死後奉安神主而其子奉祀不幸死而無後則禮當祔祖廟邪答曰

既有其父別立祠堂則當祔其父之廟不可以
祔祖之義祔於祖廟也又稟宗子三年喪內祖
先祭祀何以爲之答曰喪三年內不祭可也又
稟父母喪內當祖父母忌辰似不可用肉如何
答曰葬前象生時行素祭葬後從神道用肉饌
若父母先祖父母已過三霜則以神道祭
之久矣不可象生時祭用素饌又稟外家無後
則外孫當主祀否答曰外孫主本宗祭祀長子
勢難并行又不可別立祠廟次子主祭可也又
稟孽子承重家似不可不遷遷神主而在廟神

主如不依禮改題有兩考妣神主似爲未安答
曰於法庶人只祭考妣高曾祖神主雖在家廟
孽子不敢改題仍舊奉祀可也又稟戰亾人虛
葬如何答曰此於古無之世人因金籠巖返靴
虛葬或有倣而爲之者然不如只造主奉祭之
爲得也

庚申春與仲氏拜謁于南山因往弔寒岡先生
喪次還路更謁焉仲氏稟問聖人不制師服但
使申心喪之制近世退溪先生之喪禹秋淵諸
賢但以布笠縞帶終三年今日寒岡門下之服

似過重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孔門弟子弔服加麻乃是師服執弟子之禮者固當如是至於遠方未及門之人亦爲白巾者非禮矣

辛酉春先生爲省墓駐星山巖浦余自南山轉謁馮李都事天封亦來語及寒岡東岡兩先生并享一廟事仍曰新安人有譏侮東岡者可痛可惡先生答曰二先生德行事業雖不敢輕議并爲廟享似無異議一時浮言何足滾較○是夏先生自立巖來次冰院余先來候翌朝先生謁廟是日向龜智

壬戌春與仲氏來謁于南山夕陪往不知巖畱
侍二日講質近思錄疑義十餘條仲氏問南秋
江達可親經二姓王之句何如先生答曰吾東
文獻無徵秋江想未得其詳而云爾豈可以此
而疑圃隱乎仍問曰世傳按廉公與吉治隱攜
手同歸云有諸仲氏對曰先祖與治隱爲道義
契見麗季政亂並轡南下先祖居尚州治隱居
善山世代已逝今無所考證然以勝覽所載皎
潔其身能得行藏之道等語觀之則流傳之言
似有所據矣先生再三稱歎余稟問金鶴峯夫

人之喪諸孫及曾孫成服者皆爲衰負版辟領
或云三年服當爲衰負版辟領而如暮功以下
之服恐不當爲之未知孰是先生答曰孫若曾
孫爲祖及曾祖服雖有輕重俱是正服似當爲
衰負版辟領矣辭退時教以初秋再來汎舟遊
賞續蘇仙故事○是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
留侍二日余進前曰朱子以四端爲理之發七
情爲氣之發其所爲說各有地頭不可混而同
之比而合之否先生曰四端自是性觸僂感不
犯私僞故以理爲所發之主七情或涉僞私不

能純善故以氣爲所發之主然七情固莫非四德之用而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爲端者也以四端言之則惻隱卽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卽七情之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際是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乎以七情言之則愛哀欲是仁之發也怒與惡是義之發也喜與樂是禮之發也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是智之發也其於四端之外別有七情乎仲氏對曰四端之發非不資於氣而理有以主張七情之發非無與於理

而氣有以用事遂就其所重而分別言之蓋其所從來各有苗脈故朱子之言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恐不必牽引配合而強爲一說也先生曰朱子不可分配之說蓋以四端感出純善七情或涉私僞者言之然其釋中和之義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卽性也性發而爲情則孟子豈外七情而言四端乎特就其七情之中舉其直從本然之性純善無惡者而名之曰四端苟能精究而熟察之則所謂四端果不出於七情之中矣後先生自著四七分合說

癸亥秋拜謁于南山先生時有持平 召命畱
侍一日而還

丙寅夏先生因 啓運宮喪入都余亦追赴焉
先生館於倉洞余與仲氏日進謁或陪宿公卿
大夫傾朝來謁 啓運宮發引時 大駕哭臨
露梁先生不入班祇迎于南郊路傍先生草疏
萬餘言極陳人君建中建極爲治化之本命余
參看淨寫以呈 上優答焉六月初二日先生
登對于資政殿首陳本原綱領之說又請行鄉
約 東宮引見時亦以爲學立志等語進誠焉

既退有衣資色綃之 賜初三日先生南還

上命一路護送余及仲氏陪往至麻田浦經宿而還○是冬來謁于南山

丁卯季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仲氏袖進在園中時所陳疏草先生曰士君子一生事業盡在是矣屢加歎賞畱侍二日

戊辰夏余以冬至使書狀將浮海朝天拜辭

于南山先生出示贈行詩序仍教曰吾平生不作此等文字如崔監司赴京亦不爲之今不勝情切略構拙語慎勿示人也又教曰赴京

使行每以兌換物貨爲華人所嗤鄙云雖書冊亦不必實來又曰能善飯否對曰能喫七合飯先生笑曰如是則無虞矣出坐廳上酌酒敘別申命慎重慎重

己巳七月先生車馬自立巖至余新自天朝

還遂迹謁于冰山道左夕抵書院先生詢問

天朝事情及一行往還始終翌朝謁廟先生題名於尋院錄年月日命余細書因與諸生講論經旨是日駕向龜智仲氏追到○是冬拜候于南山以朝天時日記及呈文等冊呈上先生

覽訖仍曰此行可謂酬男子四方之志矣

庚午春余遭妻喪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十月拜謁于南山稟問期之喪十五日而禫禫後不徹几筵否答曰几筵三年不徹仍行朝夕上食可矣問如此無害於禮否答曰此是權設所謂禮宜從厚者也又稟今於妻喪之後子婦几筵欲從便移設于一廳而但并列未安分設東西間以障蔽未知如何答曰如此無妨矣又稟風水惑信爲今世痼弊其說果有理否答曰山川風氣有聚散凝結處氣聚則聚氣散則散固

遠慰極致痛惜之意

甲戌二月來謁于南山與諸益語及輿地事先
生教曰吾東載籍不備居在此邦不知此邦故
事可乎諸君各撰地誌俾有所勸懲可矣因命
余撰聞韶縣誌蓋先生嘗宰聞韶有意修輯而
未就故也○七月進拜于金烏書院蓋先生前
此與商善諸老約會于此余因柳持平衫書通
赴會則先生已駕臨矣其翌日約會諸老由水
路至商山則全慶州湜金永川知復趙參奉光
璧柳持平衫金參奉秋任全都事克恒仁善則

張丈乃範金彥陽寧金丈狷朴奮朴愧朴快李
垣也先生出坐樓上與諸老談話不倦先生曰
吾欲與朋舊修講信契以時團聚名以講信何
人不可參哉諸老皆以爲當以或有意外指目
爲慮不果焉○是冬又來謁

乙亥仲秋來謁于南山先生出示皓首吟一絕
云皓首猶存赤子心此時方會一源濶眼中天
地都眞界外誘何從得我侵因教曰此說盡吾
老來心境也妄意於此可想先生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之妙正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先生語及柳持平之不淑慨歎善人之難得余稟亾兒立後事答曰古者人心淳厚祖與父命之立後則子孫遵行固無異言今則不然須出公文可以永久無弊矣又稟呈禮曹出公文者必有兩邊父母呈狀而爲之此則既無父母孰爲呈狀邪答曰然則毋令立後遺書子孫以正位入祠廟親盡後遞遷可矣

丙子春來謁于南山先生以不廢講學爲教又曰今吾耄廢所恃者惟君二三子而已益加修勅毋負此意也○是年仲夏來謁于不知巖金

教官光繼已先到矣日晚返駕南山余與金教官陪來是日又與金教官及金德承朴通彥張仲孝諸人因先生命偕往不知巖乘月汎舟沿流而下夜半泊吳山盡興而歸○七月聞先生被安車 召命卽馳謁焉先生因諸友餞別連日進酒余冒稟進食少而進酒多恐或因此致傷不可不慮也先生曰酒力之保養老人猶小兒之飲乳不得不爾然君言亦佳當致念矣道伯沈公演爲進餞盃酒三行命止之因駕安輜發程余陪到松津而還木城先生行到咸昌疾

作陳疏停行自元堂乘船而下余自木城出待
于飛山江上翌日迎謁于羊灘奉候起居命饋
酒鄭文四勿鄭師傅克後金進士潏金丈狷朴
參奉晉慶諸賢同舟尋泊不知巖先生出示紀
行長篇因命余和呈翌日駕返南山余辭退先
生教曰聞倭國有秦火前書要信行覓來可也
時金公世濂爲通信副使路由聞韶故有是教
丁丑二月余自南漢病歸時先生駕向立巖畱
龜智有日遂進候焉客散後先生歔歔發歎曰
古今天下寧有此事吾欲周流四方顛死溝壑

遺命子孫毋得厚葬只免爲烏鳶食而已因出
示告墓文有無天無日有往矣適等語因陪往
立巖畱數旬而還○仲秋進謁于立巖先生曉
起明燭酒數行歎曰天地閉矣彝倫斁矣中華
文物今不可得以復見矣因語及鄭參判蘊事
先生曰如我耄廢未嘗一日立朝只合如是從
前供仕之人似不必潔身長往也余對曰麗末
治隱見幾而作鄭公之意無亦有見於此邪先
生曰治隱官微故奉身而退如圃隱以社稷大
臣欲扶顛持危而終至隕身出處之義難以一

槩論也時先生新製滾衣幅巾蓋用曹芝山好
益韓清州伯謙之制也命余著而見之又出示
所命洞中巖號帖曰此間山水之勝何如對曰
勝似白雲洞可以甲乙於陶山矣辭退時教曰
巖齋狹隘難容欲築土室數架爲遠近朋友止
宿處冬間可從容來棲可也○季秋先生惠報
至卽趨診馬先生疾已革使侍者扶坐教曰相
間之地此意良勤又曰吾病不可支吾晚年相
從自此已矣惟願賢契益自勉勵毋負老夫臨
訣之意也越二日壬申先生易簀于晚勛齋前

夕有雷雨山崩之灾是朝又有天日晦冥盲風
震盪之變嗚呼異哉仍伏念小子之出入門下
殆將四十年叨奉杖履不爲不久親承提誨不
爲不切而昏愚無狀尚不能開發其萬一每中
夜以思不覺憮然自悼茲敢略敘及門以來年
月始終及耳目所逮應酬答問之節以寓西林
不盡之感云爾

懶齋說

余懶以名齋而居者久矣或有問曰夫名齋者
有取於觀省而以爲自警之地也獨子之名齋

以懶其義安在余應之曰有以焉余嘗志于學
餘三十年惟是懶習與性俱成筋骸不能固志
氣日以惰以私害公以欲滅天未免爲自暴自
棄之歸此懶之習使然也苟人耳有不惕然警
省思所以自新之乎名吾齋而揭吾壁庶幾常
目在之而除去舊習使志氣有以自立私欲有
以退聽則其於進德修業之方豈少補乎哉古
人弦韋之義實在是矣或退因以爲說

序

送黃子由序奉使日本序

吾友黃子由有曠世才調自弱冠文章已老成
諸老先生皆以爲不可及夫以子由之才且賢
空居 經幄近密地以朝夕納誨左右啓沃而
顧乃久沈冗卑不克展布知子由者未嘗不爲
之嗟惜焉今年夏日本要我通信使 上命極
擇有文章行義者遣之於是子由膺是選而充
下价子由上有具慶而遠違定省且出入瘴鄉
易致感傷凡我同人莫不爲子由愍之而不佞
獨有所懷焉嗚呼親生我身而貢之於君君制
我命而進退有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初無內

外遠近夷險之殊直可以一視之耳君親固無
輕重而恩義或有時而輕重事親之道豈專在
於晨昏定省之間而止哉吾人一生從事於學
硬著脊梁牢豎脚跟彼驚濤駭浪之掀天舟楫
出沒之顛危視之猶康莊之路齋閣之閒而曾
不足以動一髮也今其往也禮以飭身而望之
儼然仁以容衆而使之感戢善其辭命以講兩
國之好審其幾微以折奸凶之膽如圍翁之感
動島主鶴老之抗節關伯使卉服漆齒之徒知
我朝鮮之有人而弛國家東顧之憂葉舟言旋

以報君親則忠孝兩盡而永有辭於來世矣夫
豈刺刺於去畱之際而爲兒女子態哉雖然所
以致此者有其道焉嗚呼忠信篤敬此吾人之
所嘗講討而服行者奚待不佞之贅言

送申通判望久弘望赴完山序

士君子立身揚名惟忠與孝而已非孝無以事
親非忠無以事君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也
宗友望久才調聲望迥出流輩是空翱翔臺閣
黼黻皇猷而顧大碩人年齡逾八望九所謂事
君日長事親日短望久愛日之誠至此而容有

既邪望久不憚屈首於佐幕出爲完山半刺知
望久者莫不爲之嗟惜而望久獨欣然有喜色
余於是知望久之誠孝非凡人所可及也且完
山乃先大夫桐鄉也浚仁厚澤浹於完民愈久
而不能忘焉今望久之往也入而事大碩人養
志養體盡其懽愉之意出而臨乎民嚴明仁恕
克遵先大夫之餘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庶見
完之一境咸囿於孝理之化可以趾美於先大
夫豈不休哉他日還朝移孝爲忠兩盡其道
則益有光於大碩人先大夫矣望久其勉之哉

若余者不孝無狀祿不及養今日所當勉者惟在於盡忠而衰邁日甚齒髮遽如許矣安得如望久之兩盡忠孝報君親罔極之恩也邪祖廷解攜不覺感淚之交零遂書此以爲送別序

送金以直歸觀宣城序

僕自蚤歲聞金君名孰矣思得一識其面以洩傾嚮之懷今年冬金君鍊業于金鶴之水淨庵余往從之觀其貌清雅和柔聽其言簡靜縝密且其精忠博識有非庸人俗士之比也與之處月餘讀必聯牀游必交衽磨礪切磋所以責善

而輔仁者多矣未幾金君將束裝歸覲凡我同志咸有贈行之句而僕拙於詩遂贈之以言曰嗚呼友道之缺絕也久矣傾膽於杯酒斷金於談笑自以為莫逆之交而無箴規警責之義有便辟諛佞之態舉世然也金君獨能交之以信許之以義言語相規情誼交孚視世之所謂莫逆之交不其遠矣乎自今以往幸須頻惠德音使如僕者得有所開發而激厲焉則僕雖駑矣亦當以時奉規毋負我良友之望矣惟金君勉之哉戊申季冬下澣稿

跋

書旅軒先生贈言後

竊念小子之遊門下餘二十年先生不以無似而屢加提警今於萬里之行又有詩文之貺噫先生之眷小子至矣盡矣篇中縷縷獎勸有非愚陋之所敢承當而至於忠信篤敬正誼明道之語尤是佩服終身而用不盡者豈但受用於是行而已哉及到皇都牢鎖烏巖館裏有時奉閱而跪讀之况若親奉杖屨於燕申之際面承訓誨於警欵之餘聊以滌離愁而寬羈抱噫

先生德意之盛至是而其又可量邪謹當奉之
若靈龜敬之若神明以毋負我先生訓誡之至
意云爾時 崇禎紀元之初載戊辰季冬門人
鵝洲申悅道敬書于玉河館之西照

書順天朴氏譜牒後

吾外門朴氏實新羅王者之後歷高麗入我
朝代有聞人簪紳相望閭閻之盛甲於我東而
自經壬辰兵火譜牒散失凡遠祖事蹟世代久
近泯泯而莫之徵粵在丙午余見安東提督朴
斯文春亨問其派系朴公錄示大槩昨歲又因

朴上舍翊得見星山朴氏家牒而參考之星山譜則大學士淑貞三子長元龍次元麟元象而元龍子天祥平陽府院君提督所錄則大學士四子長元麟次元象元龜元鳳而無元龍以平陽君爲元麟之子兩家所錄大相抵牾殊可怪已然星山譜遠祖事蹟頗記一二且大學士夫人姓氏及平陽君前後娶夫人姓氏記載詳悉而提督所錄出於逆旅卒乍之間固不免踈脫今當以星山譜歸重可也噫余因此而竊有所慨焉平陽之子諱可實可實之子諱安命卽吾

先妣七代祖也父子官爵俱至貳相震耀當時
凡其事蹟之可傳於後者必多而及見此譜全
沒兩代事蹟且不錄派系豈我二相公一派落
南之後子孫零替不振而然歟姑記顛末以爲
他日廣詢釐正之地云爾

仙槎誌跋

古者郡邑皆有圖籍如山川形勝土宜俗習邑
倅承遞靡不具載以備觀省雖不顯言善惡而
微寓勸懲之義蓋美制也 崇禎戊寅夏余來
守仙槎縣本無圖籍草草殘編不過勝覽所錄

余甚慨然適萬休子任友有後寓居縣地乃余
槐院舊僚遂以縣誌爲請旣數月而彙成一帙
凡仙槎之民風謠俗故事名物一開卷而瞭然
其用心固已勤矣蓋仙槎嶺東之山水窟也萬
休子屏居寂寞之濱恣享山水之樂環百里奇
巖異壑名區絕境無不發之文而闡其勝焉尤
何其異哉使是誌也行於世不但勸懲之意微
寓其中仙槎奇偉絕特之蹟亦將自此而輝映
方來茲豈非萬休子之不幸而仙槎之幸也邪
余於是不可無一語略敘授槩于卷末如右時

崇禎十三年庚辰菊秋上浣懶齋居士題

蔚珍鄉約跋

鄉約之法始於呂氏曾經朱子增損己卯諸賢
諺解刊行退溪先生又爲之折衷成書其爲法
固已纖悉無餘蘊而世教漸弛莫之或行豈不
深可惜哉余自莅是縣慨然留意於此而於其
中猶不無隨時變通之節乃敢不揆鄙劣妄加
裁定四約則一依呂規罰條則悉遵退訓朔望
講法亦不失朱夫子月朝之遺意此蓋酌古通
今之美制移風易俗之要道也爲今日鄉人者

勿視爲當職之陳腐而講會之以時勸懲之以法則未必不爲敦倫善俗之一助云

聞韶誌跋

聞韶爲縣初於羅代上下數千年間非無美蹟異蹟之可傳於後者而惟勝覽所載外無傳焉正德丙寅陰厓李公籽莛本縣始撰地誌其序文以爲古者列郡皆有圖籍以備觀省雖不顯言善惡而考圖指實終有所不可掩者噫斯誌之作其有關於風化之勸懲者爲何如而今已散逸無傳只有數行序文字多遺落他無可攷

豈不深可惜哉不佞嘗侍先師旅軒先生先生
曰韶州舊無地誌余嘗有志而未就者子其圖
之俾有所勸懲可矣噫先師之教卽陰厓序文
之意也遂與參判李公民寔謀所以纂輯不幸
李公卽世不佞自十數年來妄嘗留意於此窮
搜往牒廣收遺聞參以先輩遺集粗成一帙而
尚多疎漏且以蕪拙爲懼祕而不敢出者有年
今我安侯應昌以儒林雅望來守是邦首以敦
倫善俗爲務嘗詢問往蹟於不佞不佞細陳陰
厓序文之旨先師勤託之意及草本未就之狀

侯嗟歎久之仍屬余以卒業焉既屢辭不獲則
乃敢收拾散精重濡舊筆閱數箇月而成摠若
千篇嗚呼以陰厓之文苑鉅匠鋪張盛蹟尚且
泯泯而無傳矧此寂寥文字焉足以傳信於來
後其亦不自量也已雖然後之君子不以僭率
爲咎而嗣而輯之補其闕而闡其遺焉則奚但
不佞之幸抑亦毋負我先師我賢侯前後激勸
之盛意云爾 崇禎丙子後二十一年丙申冬
鵝洲申悅道敬書于縣西丹丘之村舍

先王考悔堂先生師友錄跋

先王考悔堂先生師友錄總七十有四人竊想
當時交游空不止此且其往還講磨之實必有
鑿鑿可据者而中因兵火文籍蕩然先人嘗有
意收拾而未及就焉不肖孤淡懼夫愈久而愈
失其傳也乃敢以得於家庭者列書而輯錄之
無徵不取有聞輒書隨闕隨填粗成一通蓋竭
一生之力而故事徵信猶不能爲三之一是重
可恨已然因是錄而論其世亦足以知先生淵
源交游之盛矣

奉先祭儀圖式後識

按文公家禮祭考妣只設一位程氏祭禮配祭考妣蓋只設一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本於情者也禮之正者固當遵行而禮之本於情者亦有所不能已者儀禮及五禮儀皆有共卓之制鶴峯先生以爲可從作爲圖故今參考喪禮備要作考妣位共設一卓圖時祭奠祭儀節亦倣晦齋先生所撰奉先儀著爲品式使爲子孫者遵守無替以盡追遠之誠云

上梁文

東洛書院上梁文

先賢明道教大業既隆於繼開後學宗師儒感
禮允合於廟享忽見百尺之革棘丕新四方之
觀聽竊惟俎豆之儀必重杖屨之地黃州二程
廟蓋由追慕之輿情建陽考亭祠亦緣尊尚之
公議報祀宜倣於往昔緝儀可已於斯今恭惟
我旅軒張先生鍾日星之真精稟山海之淑氣
窮接正學之奧溯伊洛關閩之流波闡明太極
之微繼義文周孔之遺緒道不出於日用彝倫
之外德自修於躬行心得之餘從容禮法之場
優入聖域沈潛仁義之府渾然天成聞風而歡

忻遠近仰之如山斗覲德者醉飽賢愚敬之若
神明至於著圖書而訓後生無非淑人心而扶
世教矣但一時之師表抑亦百代之儀刑嗟彼
不知巖齋實是藏修故地於焉讀書而講道邵
子百原幾許玩理而論心晦翁雲谷山梁抱崩
摧之痛慕益切於羹牆香火稽春秋之儀恨已
久於縫掖爰謀同志而協議要以揭虔而安靈
立廟宇而圖新規摹宏遠因影堂而改舊基址
寬平士釋經而晨夜奔趨工殫巧而心力罄竭
大爲采細爲楠長短各宜矩斯方規斯圓繩墨

合度起五架之高棟奐焉中天舉六尋之脩梁
成之不日事豈偶爾而就時若有待而然芳草
明沙增此日之物色長江列岳被曩時之光輝
遺像肅嚴斯寓百世之尊慕明靈陟降永享二
丁之精禋琴書靜嘉馨歆之遺音彷彿軒堂瀟
灑睥盞之德容依俦小子寔獲依歸吾黨采增
感慕遵遺訓而著力固當省察其身心奉餘規
而服膺安先涵養乎情性要不愧於屋漏庶無
忝於師門敢因梁欂之升式陳兒郎之祝拋梁
東皦皦扶桑瑞日紅提掇此心如此日肯教查

淳著曾中拋梁西萬仞烏山天與齊吉子精忠
撐宇宙首陽高義孰高低拋梁南長江千里海
門涵如斯聖訓提撕切性理淵源自可撥拋梁
北煌煌太一天之極吾人亦自有常居至正至
中要不忒拋梁上先天一契皇羲仰從來幽嘿
何言哉至理昭昭無暫妄拋梁下道在常行行
者寡作聖端由孝弟來要須實踐無虛假伏願
上梁之後文風丕盛士趨益端誦圖書之發揮
庶見真儒輩出窺宇宙之要括行看吉士朋興
徽音敢忘于中懿範如在其上鸞飛魚躍君子

之道浩浩不窮山高水長先生之風永永無斁

鏡光書院上梁文

先賢設教於人既垂啓佑之範後學宜祭於社
敢稽崇報之方忽見棟宇之翬飛爭騰衿佩之
燕賀粵惟永嘉之雄府實是鄒魯於吾東水麗
山明幾多英豪孕育風淳俗美素稱賢才蔚興
恭惟慵齋李公節槩真清文章大雅騰望實於
朝右領袖一時擅名聲於中華膾炙三絕秋霜
烈日於諫諍之際惠風和雨於字牧之辰惟其
遭世不祥以致凶徒構孽長道未半於千里空

拋經綸殄瘁莫贖於百身終歸芥質至今士林
之扼腕長吁彼蒼之難諶暨我敬堂張公氣稟
真靜性雅端良登遊厓鶴之門宿知路脈玩索
羲文之易洞透本原追伊洛之密符堂有以於
揭號挹濂溪之霽月臺因此而錫名元會運世
之圖究極微妙陰陽消長之理闡明始終是豈
尋行數墨者所可能雖在老士宿儒而皆不及
劬書矻矻長對卷中之聖賢誨人諄諄常滿座
上之衿佩簞瓢自樂於陋巷富貴奚翅如浮雲
斂迹林泉縱欠當時之展布講道臬比實爲吾

黨之模楷顧惟兩賢之生寔在一區之內雖時
世有先後之異而德學無出處之殊文彩風猷
愈久而未泯餘規遺訓沒世而猶存山仰斗瞻
實出秉彝之好心悅誠服蓋由薰染之淑爰稽
里社之遺規刱建尸祝之新廟經營籌度及門
之後彥竭誠奔走陝馮趨事之工徒殫巧大木
爲柴細木爲桷長短各適其宜矩之斯方規之
斯圓繩墨不差其分宏模克恢於五架突兀中
天盛制益廣於六尋成就丕日明靈永有昭享
陟降如見於羹牆後學寔獲依歸聲效宛承於

函丈百代之風聲永樹請賡呼邪許之歌一方
之趨向在茲敢唱兒郎偉之頌拋梁東瑞日朝
朝上碧空要得靈臺皦如許莫教纖翳入曾中
拋梁西鶴駕高峯天與齊吾道升高要自邇勉
須努力一攀躋拋梁南長江直下西厓潭波連
河洛溯洙泗一理流通此可尋拋梁北一辰不
動名爲極吾人之極在於心對越常常無暫息
拋梁上不愧于天由直養血氣麤胡安足論分
明鄒聖示人廣拋梁下此道平常知者寡月滿
前潭風過桐箇中真意無窮也伏願上梁之後

俗尚絃歌士習詩禮文運大啓咸知道學之當
崇儒風寔昌共識人紀之可立禮義罔愆於俎
豆享祀無闕於春秋豈可從事於浮文須尚實
德且莫馳心於末藝惟懋真工宜益體慵齋典
刑詎敢忘敬堂訓誨光明不已聿覩正學之朋
興教思無窮佇見真儒之輩出

聞韶客舍上梁文

無往不復物理自然循環有廢必興傑構所以
重建忽見鵬飛之百尺爭騰燕賀於一方粵我
聞韶之爲州寔自羅代而擅美珠簾十里詠入

英憲之詩煙火千家留傳東軒之什非惟流峙
之秀麗蓋亦館舍之宏崇登臨者滌愁鬱之懷
游行而起爽朗之興輪蹄交織使華往來之如
雲觥籌相酬琴歌送迎之幾歲忍說丁酉之變
灰燼無餘幸值戊午之年棟宇復故豈料奸隸
之作孽又值鬱攸之生災庭砌荒涼惟存破瓦
殘礫老少嗟咄莫不慘目傷心恭惟閣下金公
寅亮製錦良才游刃巨手五載臨蒞軫蒼生而
察眉一念始終推赤心而置腹政先興學造士
惠洽僻巷窮村宏摹欲剏於舊墟盛筭悉備於

新作因方伯之盛意捐俸拮据愜吏民之輿情
竭力奔走大爲采細爲楠良工任衆材之宜矩
則方規則圓華構合古制之美東廂西廠洞八
牕之玲瓏壘枳重櫺開五架之軒豁爽塏足以
祛煩熯高明亦可敷政令若或相之似不偶爾
驅馳原隰庶慰使客之賢勞模寫風煙合翰騷
人之詞翰歡聲騰於四境喜氣溢於羣岷小住
郢斤齊聽巴唱拋梁東鉢山朝旭展晴空使君
明德明如許遍照飢氓節屋中拋梁西一點少
烽高復低自此邊陲無一事康衢煙月奠蒼黎

拋梁南五土當前俯驚潭突兀半天簪白玉朝
曠物色鏡中涵拋梁北頭上昭昭臨斗極中夜
燒香儼若思此心耿耿無時息拋梁上青天萬
里絕纖障卽今萬象皆春意億兆由來赤子養
拋梁下飛簷高棟壓村社坐堂宣化儘憂民勤
恤之誠非外假伏願上梁之後福星照臨列宿
增輝蜀郡袴襦民愛戴於廉范武城弦誦士景
慕於言游歲稔時豐庶外戶之不閉風淳俗美
致此屋之可封奚但百里之專休寔是一路之
同慶

葛山精舍上梁文

粵民生久矣爰自邃古之槽巢有聖人作焉蓋
取大壯之棟宇寔因舊貫庸拓新圖主人身世
酸寒生涯澹泊東西南北靡所止莫守先人弊
廬椳臬榘各得宜爰求君子攸芋惟葛坡之
勝地乃龜城之名村羣峯外環前峙鶴駕而後
擁太白一溪中注源自龍山而流入洛江有窈
而濶允合棲真而養道或夷而曠端空遊目而
騁懷四時之佳景不同一壑之瓌觀殊異顧余
僑居之幾歲却是并州故鄉實由相度之有時

殆同武昌新築爰得數架乃命重修陋於昔而
新於今規撫苟美事則半而功則倍役庸易成
無勞心上經綸遠見眼前突兀涼堂燠室各具
冬夏之宜繡榻華棖豈羨輪奐之美粗安粟里
之容膝庶免宛丘之打頭酒徒詩明奚憚竹逕
之來往明牕斐几正好芸編之卷舒聊自足於
此生不知身之將老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拋梁
東紅日初升屋角東開卷肅然對往聖肯教塵
滓滯曾中拋梁西走馬山光落照西百尺飛流
橫素練朝朝騁望開昏曉拋梁南月照梧桐風

自南領得邵翁無限趣或吟佳句助詩談拋梁
北清風依舊陶牕北素琴濁酒任逍遙夢入羲
皇遊太極拋梁上九萬玄天臨在上至理昭昭
儼若茲要須眞實无虛妄拋梁下富媪孕精在
屋下慎獨工夫要在茲莫謂暮夜無知者伏願
上梁之後災沴罔作尤悔不萌門閭何事於容
車尚希長者之多轍垣墉惟在於肯搆毋負若
考之作家

祝文

竹邊祠祈雨文

赫赫明神或飛或藏興雲致雨澤物洋洋不愆
厥施天道乃光柰何於今靈德未彰經春徂夏
旱魃爲虐曠脩曠濕田疇龜坼旣失始播又痒
牟麥饑饉餘氓大命將迫靡瞻靡仰云我無所
非神曷依非禱曷冀潔誠齊沐敬祝神明神其
俯諒惠我民生默運玄化鼓發陰軸甘霖大霑
遠近遍洽蘇枯潤涸登我百穀俾歲有秋蒸黎
詠德報祀以時其敢少忽薦裸揭虔危衷震惕
神乎不昧庶幾昭格

三方山龍淵祈雨文

崧高維嶽作鎮一方中有靈湫是神攸宅興雲
致雨不愆厥施粒我東民罔非神德如何比歲
災沴荐臻不雨三春逮此首夏曠脩曠濕滌滌
田疇兩麥已枯百穀未播不種奚穫望斷西成
哀我民斯大命近止曰余無狀獲戾于神譴告
非虛懼深淵谷余雖可罪不念天民民卒流亾
神亦何託瓮中蜥蜴尚效厥功矧茲明神豈若
是愬敬將牲幣籲呼于神維神降監尚克陰隲
亟沛甘澍遍洽雷封潤物回蘇登我稼穡歡聲
載路抃蹈惟均凡此下民曷勝感戴敬恭無斁

神其昭臨

祭漂海使臣柳知事澗朴參判彝敘鄭
正言應斗尹典籍昌立文

惟靈東國愍忠北澣冤魄四子乘舟胡至此極
人莫不死反于真宅森森滄溟魂方奚託鯨鯢
與居蛟鱉爲隣弔祭不及冥漠千春靜言思之
使我心惻今茲銜命賀至上國王程有限
彩鷁將發靈其眷佑利我攸涉聊陳蕪辭醴牲
斯潔不亾者存庶幾昭格

祭大海神文

遷迤天根森漫地軸包括無垠厥施斯博大哉
神功與天同德聖人尊祀禮視王爵有隆無替
歷代沿襲繫我朝鮮逖在東域世篤忠貞恪修
侯職八年于今關路阻絕木道乃通誠意彌篤
朝聘以時冠蓋絡繹小子承 綸今又賀至涓
吉卜行鷁首西指誕告開洋願垂陰隲百神娛
嬉衆祥萃集箕伯函風陽侯閃戢揚帆一日萬
里瞬息執壤 王廷利涉溟渤惟國之光寔靈
之錫馨衷蕪辭致虔菲薄寢威盛容彷彿來格

祭天妃神文

松爲舟方布爲帆受 王命方朝 上國邈海
中方有仙山瞻靈廟方薰沐馨余酒方潔余羞
薦玉盤方侑以文生東國方倥倥考往牒方有
聞云明神方靈且異駕馭風雲方驅除惡物使
我行方不迷涉重溟方如平陸登蓬萊方早維
舟執壤奠方側玉帛歸來報祀方益虔畱與東
人方頌神德

祭三山島神文

惟靈巍然鼎峙俯壓溟渤夙著靈異遠近欽服
日台東使聘至 上國敬將玉帛爲獻 明廷

滄波萬里一葉行裝節日有期慮滯 王程伏
願明神誕垂陰騭屏息祕怪遁藏蛟鱉借我風
便不日利涉曷勝至願丹衷皦日菲薄無取庶
鑑誠潔

洛峯書院奉安文

恭惟司藝天賦異質簡直端方慈詳惻怛知所
依歸宗尚正學語默動靜一循繩墨德成道尊
多士準則亦旣誨人經學諄諄位不滿德縱未
設施家傳佔畢爲世宗師功存衛道化行樂育
寒暄一蠹授受眞的吾東道學至是大明揆厥

模範寔出先生鄉邦百世仰止彌篤共議欽崇
廟宇完畢擇吉奉安衿佩趨踰昭明世教永垂
無彊右金司藝先生

有懿真樂天資穎悟早年力學動遵律度嚴肅
整齊望如泥塑求端用力本源是沂孜孜進修
猶恐不及能自得師又資麗澤造詣精深識量
洞徹覲德心醉聞風悅服沒世愈久景慕深切
維此舊社新宮有佺揭虔安靈多士全集旣右
司藝亦左龍巖接武同光威儀有儼大闡文風
開我羣蒙右金真樂堂先生

寥寥龍巖自拔流俗奮志向學謂聖可則出入
丈席寔傳衣鉢孝弟忠信畜爲潛德居敬窮理
分明階級堂開明鏡俯仰觀察玩心高明優游
自樂立言垂訓指掌後學質之退陶虛襟往復
荐蒙嘉獎吾道增光師表一時澤流鄉邦崇德
尚賢秉彝攸同茲卜吉辰妥靈新宮其香始升
德容宛接斯文永享百世矜式

右朴龍巖先生

常享祝文

接武同邦啓開功一遺風永世報祀無斁

吳山書院告由文

恭惟先生百世宗師曰我旅軒并享于茲睠彼
巖院杖履遺躅俎豆不陳吾黨之責爰謀揭虔
新宮有恤涓此吉辰奉遷神位恭陳泂酌敢告
卽事 右冶隱先生

先生道德山高水深并享冶隱一紀逾今顧惟
巖齋遺芳未歇馨歆如承羹牆慕切迺建祠宇
已斷工役今將移奉吉日敢告端由敬薦
泂酌 右旅軒先生

東洛書院奉安文

粵惟巖齋遺躅猶存堯夫安樂叔子龍門講說

詩禮歌詠先王回琴點瑟雲影天光和氣襲人
甘雨潤物山梁一頽清徽遽撤武夷舊洞風月
無邊獨樂園中遺像宛然磬效如聞羹牆慕潔
建祠起虔尚稽于今權安講堂羞在鄉邑新營
數架廟貌有翼夫子石座宛若平昔庶幾百世
惠我後學

涑水書院告由孫月城君文 按廉使先

生奉安時

馴雉之化浹髓之澤生祠奉享曷稱報德矧惟
按廉縣地秀出泣血三年墓前雙竹里名劄

流芳百禩俎豆不設吾黨之恥禮空合享士論
歸一迺建廟宇旣儼且肅將舉縟儀合堂聯席
前期移奉卜吉在卽敢告端由恭陳河酌

常享祝文

孝通天地誠貫雙竹本立道生百代準則 右接
廉使先生

蒙泉祠常享祝文

學貴天人化洽鄉隣沒世不忘報祀有常

祭立巖山神文 旅軒先生寢疾時

屹彼立巖吾道攸託維巖有神佑我杖舄先生

有疾莫保朝夕凡我門徒遑遑愍泣神若有知
尚應震惕冀垂陰隲速收勿藥斯文之幸邦國
之福至願在茲神其昭格

懶齋先生文集卷之六